

# 楊森迴憶錄

(三)

楊森

## 傅作義的八面玲瓏

我在萬縣反共，一舉殺死二十三名附匪官兵，搗走混跡本黨的黨代表朱德，和科長劉伯承。萬萬沒有料想到，我的長男漢興，竟會中了共黨的毒，誤入歧途，這是我一生唯一憾恨的事情，同時，由於漢興的個性倔強，執迷不悟，我想盡方法也救他不同。漢興實在是使我傷透了腦筋。

漢興是譚氏太太生的，他誕生於宣統二年，亦即民國紀元前二年，他自小聰明穎悟，民國二年我參加二次革命失敗，隻身遠走雲南，當時他的弟弟漢烈還在襁褓之中，兩兄弟就隨着他們的母親，遷回故鄉廣安。我的父親和母親因為漢興是長孫，對他十分鍾愛。其後不久父親母親棄養，我每次見他行爲乖張，轉念想到他曾是我父母溺暱的孩子，總是一聲長歎，饒恕了他，因此才讓他在家教如此嚴格的我家，成爲一匹脫韁的野馬。

這一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天津警備司令

傅作義的一通急電，拆閱以前我還十分納悶，傅作義和我北轍南轅，素無淵源，他這樣十萬火急的打電報給我做什麼？但是當我細閱電文，我却又氣又急，勃然色變。

原來，傅作義在那通詳爲敘述的長電裏告訴我，天津的日本租界當局，逮獲了一批共黨份子，他們是以共黨發動抗日，擾亂秩序的罪名被捕的，日租界當局將這些人送到天津警備司令部，傅作義命令開軍事法庭審問。軍事法庭中有一位軍法官，曾經在漢口文華大學附中教過漢興的書，因此漢興雖然改了名字，他仍然一眼將他認了出來，當下這位軍法官很驚訝的問：

『你不是楊漢興嗎？』

漢興坦然的答稱：我正是楊漢興。

軍法官當着衆人，仍以一片週全之心，點他

一點，他問：

『你爲什麼要當共產黨？難道你不知道，共產黨是要槍斃的呀！』

那曉得漢興中毒已深，竟欲置生死於度外，

他抗聲答道：

『你槍斃我好了！』

這一來，軍法官大出意外，反倒無從措手，多虧他去請見傅作義，把漢興的家世略爲敘說，於是，傅作義才拍這通長電給我，備述經過，意思是在問我，楊漢興一案究該如何處理？

我把傅作義的電報攤在桌上，呼吸急促，血脈憤興，許多前塵往事，不斷的湧上心頭。我的元配張氏夫人爲我一連生了兩個兒子，我還沒有聽到他們喊聲爸爸，兩個孩子先後得麻疹而夭折，連累他們的母親，日夜照顧，體質益衰，終於咯血，一病不起。所以當譚氏太太生下漢興來時，我曾如何的狂喜。後來我獻身二次革命，兵敗入滇，我又對漢興漢烈二兒何等的懷念思憶，更何況漢興兒是我先父先母晚年以迄病歿的最大安慰，我投身軍旅，革命爲先，南征北討，竟至無法侍奉堂上雙親，是漢興兒代我在我父母的膝下承歡的。

漢興讀小學的時候，成績每列前茅，小小男



孩倒還蠻有志氣，他嫌四川沒有如他理想的中學，要到外省去讀書，那時候我已經有點地位，經濟方面也算相當寬裕，在漢口我買的那幢房子，當時就有一個像模像樣的家在，於是我讓漢興到漢口去，就讀文華大學附中，他和那位軍法官老師，就是在這時認識的。

四川和漢口經常有輪船往返，交通便利，我按時和漢興通信，訓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過後不久，我怕他獨自一人在漢口寂寞，把他的二弟漢烈也送去漢口與他同讀。民國十五年北伐軍興，武昌圍城之役，漢口情勢紊亂，我不放心，派人將漢興漢烈護送到北平，就讀南開中學，寄住

在我的老師，廣安先進，前清翰林胡駿先生的家裏。

漢興竟然在這一時期，中了共產黨的邪毒，正式成爲早期的共黨份子之一。

想到這裏，我不禁痛心疾首，感慨萬端，然而，我本人一生反共，原則第一，大義滅親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於是我親自草擬覆電，親手交給電報局拍發出去，那份覆電中我只有寥寥數語，請傅作義速將我兒子楊漢興以軍法從事。

我把這件事瞞住家中各人，尤其是劉氏太太，我怕她聽到風聲會受不了。電報發出去以後，接連有好幾天，我思潮起伏，夜夜都睡不着覺，一閉上眼就會看見漢興

仆倒於血泊之中的慘象。古人說舐犢情深，其蠢無比的牛尤且如此，何況人乎？

但是傅作義爲人一向八面玲瓏，事後他對人說：接到我的電報以後，他驚異萬分，心想這一對父子的行徑如何這般奇特？兒子直承他是共產黨，甘願被槍斃，而父親更覆電請予按律治罪，軍法從事。不過，傅作義接着又說：『楊某人是革命先驅，四川重鎮，至少他目前

還統領着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我當然要賣他一個交情。』於是他再拍電報給我，說是楊漢興年幼無知，過去是被奸人利用，如今他已憬然醒悟，請我派人到天津去領他回家。

當時我正有手下的一位白師長遨遊平津，他在天津和傅作義見了面，傅作義劈頭就說：

『楊先生有一位少君在我這裏。』

白師長隱隱約約的聽到了些風聲，經過傅作義這麼一明說，他已瞭然心中，於是便見機而作的說：

『我正是爲這件事來看你的。』

### 好衣裳送給人家穿

傅作義立刻便將漢興從監牢裏提出來，交給白師長。

白師長把漢興帶回萬縣，我憂喜參半，却是怒不可抑，我大聲的呵責漢興胡作非爲，我厲詞罵他：你簡直不像是楊家的子孫。

漢興在我面前隨便慣了，他竟若無其事的聳聳肩說：

『無所謂麼，各人有各人的信仰自由。』

『什麼信仰自由？』我氣得臉色鐵青的怒吼：『你曉不曉得你犯了法！』

他居然鎮定自如的反問：

『我又沒有殺人，我犯了什麼法呀？』

硬軟兼施，苦口婆心，詎料我再怎麼講也勸不回他，於是我祇好請許多學問好，而又長於辯論，剖析事理的好朋友，向他多方講解國家民族大義，做人做事的道理，又找些闢說倫理道德的



率部自萬縣退守廣安時的楊森將軍。



書籍，命他閱讀。久而久之，我冷眼觀察，似乎他略有改變，而且我還發現他頗有好學的精神。

有一次，我向他說：

『不管你思想如何，一個人不求學問，毫無所長，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楊漢興便答覆我說，他想學工。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在西門子公司做事，我和這位德國朋友研究，他答應幫忙，先介紹漢興到西門子工廠學習，再送他進柏林高工就讀。再問漢興，他也同意，於是我便爲他請德文老師，先叫他在家補習了一年的德文，再送他到德國留學，同時我規定他在赴德之前，必須絕口不談什麼共產主義，也不得參加共產黨的任何行動。這兩點，他算是絕對做到了，我再叫他回北平，在北平大學附中讀滿高中，同時兼習德文，然後，我找西門子工廠的朋友設法保送他去德國，學理工科，一應手續都辦好了，我再請經常往來歐洲大陸的郭有守，帶他出國。

郭有守把漢興帶到了馬賽，替他買好由法國馬賽直赴德國柏林的車票，就算完成了責任。那時候漢興的德文根本就不會學好，他只會講幾句英語，車到柏林，他也不曉得下車，跟着原車再往前走，詎料一走就走到了奧地利。奧地利警察和他語言不通，檢查他的身上，查到他有赴德國的護照，還有，就是我臨行之前給他的五千美金。

五千美金不是一筆小數目，奧國警察詫異極了，怎麼會有這麼一個黃皮膚的中國少年，帶着五千美金鉅款在身上，到處亂闖？爲了慎重起見，

於是就派一名專差，把漢興護送到柏林。

漢興到了柏林，由於西門子工廠的安排，他以中國高中畢業的程度，居然也進了柏林高級工業學校。在他就讀的這一段時期，柏林也有中國共產黨了。因爲我的老部下朱德，在民國十一年十月到了柏林，而且他正是從此方與共產黨徒開始接近，賣身投靠的，到朱德在民國十五年六月離開柏林時，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已經盲目的成立了一些小組織，這些共黨組織中人得悉漢興來了，自然會紛至沓來的找他，於是這一羣激進份子，又胡天胡地的搞在一起。

民國二十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佛朗哥將軍和共和政府對敵，俄國公開宣佈支持共和政府，發動各地的共產黨員，組織志願隊，加以支援。這是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以後，第一次干涉外國的內政，利用政治鬥爭，企圖將共黨勢力，帶到地中海濱的戰略要地西班牙，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共黨最早的一次國際侵略事件。而漢興居然就成爲志願軍的一員，跑到西班牙去打佛朗哥了，在那支五方雜處的志願軍裏，他是罕見的黃種共產黨員，後來幸虧佛朗哥、慕義斯將軍誓死抵抗，擊敗了共黨作爲後援的共和軍，建立他的鞏固政權以迄於今，否則，俄國也許要比二次大戰時的德國人更搶先一步，攫奪了整個歐洲大陸呢。

西班牙的內戰還在持續，霹靂一聲，東方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日本人攻打我國蘆溝橋，也不知道漢興是激於愛國的義憤，還是其他的什麼原因，他竟脫離了志願軍，匆匆乘輪返國。

輪船由法國馬賽啓碇，先到天津，他在天津

打了一轉，再到安慶我的防地來找我。父子多年不見，我看他已經是二三十歲的成年人了，身體健康，發育很好，就是滿腦子的共產主義，他簡直是我生平所見最頑強的共產黨，他與沖沖的告訴我：

『我從天津來，這邊是前線，一切倒還像是不錯的樣子，在天津，反而亂得很，彷彿根本就沒有人在那裏管事。』

除了這一句恭維話，在家裏住了幾天，到處跑來跑去的看過了以後，他對我的全部表示反對，旁的不說，我帶了四十年的兵，二十軍從打土匪、軍閥、共產黨打到日本人，他批評起來竟然一無是處，硬是要我改弦易轍，從頭來過，他大而化之的說：

『你的部隊一定要重新訓練，你要讓他們曉得，他們是爲什麼而打仗？像現在這樣，士兵們連爲何而戰都不知道，你叫他們怎麼打法？這樣好了，你把你的政治部先交給我。』

這種話聽了簡直叫我啼笑皆非，想要生氣，轉念跟他發了脾氣也是沒有用，想開導他，其奈他是一個鬼迷心竅的人，怎麼跟他講得通道理？尤其是當時共黨以抗日爲藉口，參加了抗戰的陣營，由地下份子一變而爲地上，倒是真的當共產黨並不犯法，我拿他無可奈何，只好對他這樣說：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要實行共產主義，但是我們現在大敵當前，讓我們先把這些政治問題擱下來不談，一切的一切，等打敗了日本人再說，』



好吧？」

他在家裏悶不住，到處亂跑，我心想他口口聲聲要重新訓練我的部隊，要想主持我的政治部，要讓我的部隊『曉得為何而戰』，我何妨就叫他到政治部去，讓他去宣傳，去工作，看他這個走火入魔的共產主義者，是否能夠動搖我一手建立的軍隊？

同時，我還有一個想法，叫他到我部隊裏放開手去做，他在思想方法動搖不了我的部隊，說不定我那些士兵的忠孝節義精神，反過來可以影響他的自身而有所改變，最低限度，他以總司令公子的身份，在我的子弟兵中進行共黨宣傳，這應該是再理想也不過的工作環境了吧，如果他在這種環境裏都無法獲得進展，那麼，他就應該重新檢討他的思想和主義，或者是，知難而退。

於是，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政治部，給了他一個名義，隨便他去怎麼搞。

到了政治部以後，他天天宣傳他的共產主義，他時常跟我的部下說些瘋瘋癲癲莫名其妙的話，使我的幹部掩口葫蘆，私下竊笑，士兵則張口結舌，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名堂。

我做了些質料很好的衣服給他穿，想從提高他的物質欲望為起點，慢慢打開他蔽塞的心竅，但是沒有用，新衣服上身才一天，他就拿去送給別人，身上照舊是穿得破破爛爛的，像個乞丐一樣。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回答是：

『穿好的，吃好的是資本主義，我們共產主義者，絕對不穿這種華貴的衣服。』

但是我說：

『你送衣服給他們穿的那些人，不是你的同志，就是你想爭取他們過來成為同志的，你拿那些資本主義者的華貴衣服給他們穿，你不是在害他們，使他們反而做不成無產階級了嗎？』

他瞠目結舌，憤憤然的轉身就走。

這位瘋瘋癲癲的共產黨員，在我的部隊裏活動了很長的一段時期，果然如我所料，他一事無成，活動到後來，他自己也感到不耐煩了，於是，他來找我，打退堂鼓的時候，他還自找台階下。他悻悻的說：

『你不相信我，我只好走，不過在我離開你以前，我要你知道，因為你是我的父親，所以我不能害你！』

他澈頭澈尾的失敗，還不能拯救他自己，我只好讓他再去接受更大的失敗與教訓。他要回四川，我就叫他回四川，起先在重慶停留了一段時期，也不曉得碰了多少次壁，他那一套照舊行不通，於是他就回到廣安家鄉，拿了一筆錢，在廣安辦工廠。沒有多久，錢花光了，工廠辦不下去，他再寫信來要求我的支援，這位共產主義的『新資本家』，口氣之大，真是嚇壞人，他在信上說：

『工廠太小，是因為資本過少的緣故，要辦大事業，沒有千把萬塊錢是不行的。』

不行最好，因為我那裏拿得出千把萬來。就在這個時候，何應欽先生到了重慶，在當軍政部長，我家裏的人告訴他，楊漢興當了共產黨。何應欽聽了為我着急，把漢興找來跟他說話。

何先生見了漢興，一臉的聰明相，人材確實

不錯，他以長輩的資格板起臉來問他：

『聽說你是共產黨？』

漢興毫不隱瞞，他立刻很精神的答了聲是。

何先生一心想開導他，接下去再問：

『你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做共產黨？』

漢興侃侃然的回答：

『共產黨沒有國籍之分，隨便那一國的人都可以當。』

『但是，』何先生斷然的說：『中國不需要

共產黨。』

漢興推諉的說：

『這是人民的事，應該由人民自己來決定。』

何先生斬釘截鐵的告訴他：

『人民也不喜歡共產黨。』

『時間還沒有到，』他振振有詞的說：『到了時候你再看看吧。』

何先生曉得不是一席之談可以感化他的，他

見漢興很聰明，又有這麼好的學歷，混在共產黨

當中實在太可惜了，因此他寫信給我，要我同意

易子而教的辦法，把漢興交給他親自管教。我當

即覆信向他道謝，此後何先生就將漢興帶在自己

的身邊。

又過了一段時期，何先生拿漢興也沒有辦法

了，再把漢興交還給我，當時我正好因公回重慶

，我無可奈何的對他說：

『就算我不反對你當共產黨，以你的資質和

人品，你也應該做個高級些的共產黨呀，為什麼

你要去做燒房子、破壞自來水，那些低三下四的

工作，你這樣做，究竟對你有什麼好處？』



他却悍然的反駁我說：

『你這個話說得不對！大家都當高級人員，這些基本工作誰來執行？』

『你看人家當共產黨的，』我還在想勸醒他：『像魯迅，住在大都市裡，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他們不是從來不幹下層工作的嗎？』

『文章我也會寫！』他洋洋得意的說，舉出許多例證，說那篇那篇文章就是他寫的，他又自詡他比魯迅那一般人更強，因為他肯做基層工作，也能寫文章。

漢興在廣安住了些時，又到重慶，擔任共產黨的書記。我們在重慶也有家，但是他從來不在家中露面，事實上他等於已經離開我們的家庭了，抗戰勝利，我只聽說他到了南京，以後的情形怎樣，由於我們兩父子道不同不相聞問，時到如今，我仍然不知道他行蹤何處？只是每每回想他幼年時期的天真憨笑，以及我堂上雙親對他的嚮愛備至，不禁為之惘然。

### 寧漢分裂大軍東下

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清黨，汪精衛等在漢口倡呼容共，北伐統一尙未完成的中國，又成爲了分裂的局面。這時候我派在蔣先生那邊的代表段遠謀回來了，他帶來蔣先生的命令，要我從川東出兵，對武漢方面採取軍事行動。

我親自率領十萬大軍東征，出發之前，我怕劉湘趁虛而入，襲擊我的後方，於是我留下兩師部隊，佈防西線，專門用來對付他，此外我又

派代表去跟他把話說明：

『我向外發展，對你毫無妨礙，假如我佔領武漢，我自然會把萬縣還給你，萬一你想乘我之危，偷襲我的後防，那就對不起，不論我到了那裏，我一定迅速回師，和你兵戎相見。』

夏斗寅的部隊駐防宜昌，當時我還搞不清楚他的態度究竟如何，我親率大軍抵達，他已經先我一步率部撤離，只留下了一個人，跟我辦交涉。這人說：夏斗寅退出宜昌，並不是因為怕我，而是想和我商議合作，不願雙方誤會，避免發生衝突。

我連聲道謝，自此據宜昌，佔沙市，一路急行軍，攻潛江，克沔陽，直把部隊推進到漢川，至此，距離漢口只有四十里路。這時候，我更派隊渡過漢水，將襄陽樊城重地悉數拿下，於是鄂西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正想趁勝略取武漢，却沒想到憑空殺出一支大軍來。

那是北軍上官雲相的部隊，合共兩三個師，他在鄂北虎視眈眈，也想攻佔漢口，他一到天門，便派人來要求我停止前進，以免引起衝突。

我麾下雄兵十萬，何在乎跟區區上官發生衝突，我的答覆強硬之至，要打就打，我可毫不在乎，就這樣，兩軍在仙桃鎮河流縱橫之地，展開了一場鏖戰。

我軍由於佔地過廣，兵力不免分散，加以兩軍剛一交鋒，蔣先生派的一位政治指導員楊引之便中彈陣亡，軍心不固，隨即退了下來。我聽到消息，趕緊親往督陣，楊漢忠旅有一名團長竟帶着部隊一道向後轉，我見了勃然大怒，拔出手槍

，親手把他當場正法。

由於上官全師集中，火力旺盛，我率部衝突一陣，進佔了好幾個據點，但是眼看着部隊犧牲慘重，而且上官的意志與立場，究竟怎樣，並不清楚，便只好停止前進，重新整頓隊伍，再作攻擊。這時上官見我攻勢停止，立刻派人前來請求和解，我應允了，雙方衝突中輟，各自駐守原陣地，我和我的部隊，恰好構成了對武漢大包围的態勢，此一態勢足足維持了半年，武漢的容共政權終於宣告瓦解，這就是民國十六年著名的清黨之役。

民國十七年，不忍同志自相爭戰而宣告下野的蔣先生復出領導，他先命我退駐宜昌，再叫我全師回川，於是我留一旅人戍守宜昌重鎮，自己則率領大軍仍回萬縣。

在我的部將之中，除了郭汝棟、范紹增和吳行光三人之外，其餘的各級將領，經過我嚴格的教育與訓練，都能一致由衷的對我效忠，唯獨郭、范、吳三人態度曖昧，不能給我確切的掌握。而我當時也因為連年用兵，又要大興建設，對他們不免有時疏忽照顧未週，因而終於被專心與我爲敵的劉湘所乘。劉湘駐守重慶，是全川最富庶的地方，有所謂『運不完、填不滿』的優越經濟能力，他有錢，於是又施出民國十二年賄誘王纘緒的故技，他付郭汝棟、范紹增、吳行光各數十萬元，這三個人錢到了手，立刻便聯合起來叛變。當時吳行光戍梁山，郭汝棟駐長壽，范紹增遠在開縣，他們三路向我進軍，劉湘又派他的師長潘文華全力支援，再聯合賴心輝所部，分頭向我



萬縣進攻，聲勢相當的浩大。  
進攻之前，這幾個一丘之貉的朋友，聯名發出一封通電，要求我下野。

我因為變起倉卒，一時措手不及，再加上萬縣瀕臨長江，根本無險可守，於是我全軍撤出萬縣，集中開縣。

叛軍將領看我把萬縣都丟了，不免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早就看穿了劉湘的詭計。劉湘花幾十萬塊錢，叫范紹增充先頭部隊攻打我，但是他心懷鬼胎，難免疑神疑鬼，却又使賴心輝部作范紹增的左翼，名為支援，實則是對范哈兒加以監視。我偵知賴心輝部隊一共只有三四千人。於是我棄守全部暴露的萬縣，而將所部拉到可以據山作戰的開縣，也就是說我反而深入范紹增這個叛軍先鋒的根據地，然後我派出兩旅人馬，一舉擊潰賴心輝的監視部隊，把他們大部繳械。

賴心輝部被我解決了，我任讓范哈兒直向萬縣進軍，但却兵出左路，順着梁山山脈兼程猛攻，只一夜時間，我便順利進駐梁山縣城。這時候范哈兒也情知不妙，火速撤退，一路急奔到大竹，他悔恨無限，派人向我跪地求饒，自承錯誤，誓願重回我的旗下，永不背叛，我哈哈一笑，允其所謂，命他即刻向墊江進軍，我的用意是叫他再去打頭陣，堵擊我最就心的一路兵，郭汝棟正在從長壽兼程仰攻萬縣哩。  
果然，范紹增一變再變，使得精明強幹的郭汝棟，也如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劉湘送了他二十萬，而他這彪軍却驚惶畏怯，不戰而退。

我一到梁山，除了收回范紹增一支已叛了的軍隊，又派我部旅長楊漢忠，率二旅精銳，趕回萬縣穩定基地。我給他的指示，這一彪軍虛虛實實，作疑兵和攻擊兩用。我叫他一到萬縣，立刻搭乘商船，火速開赴涪陵，截擊郭汝棟，以及吳行光、潘文華所部，他們正是這次攻打我的主力。  
賴心輝的殘部，和郭汝棟、吳行光等急急後撤，賴心輝殘部跑得快，走在最前，楊漢忠生擒了他們的參謀長李劍鳴，餘眾呆呆傻傻的停止逃跑，便不再動，郭汝棟不敢和楊漢忠交鋒，儘速逃到上游，吳行光也不知道我的兵力究有多大，再度向我輸誠，我說既往不究，寬大為懷，他從此感激涕零，成爲我的忠實幹部。

楊漢忠依計而行，搶先趕到涪陵，正好碰到

(未完)

# 顧客至上。服務第一。彰化商業銀行

六十八年悠久歷史堅實經營  
九十餘處分支機構服務全省  
六百餘家通匯銀行遍佈全球

(營業項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外匯 倉庫 代理

歡迎惠顧 光臨指教

總行：台中市自由路二段三八號  
台北辦公室：台北市衡陽路六八號  
電話：三七一二一—三七二一九